



中秋的况味

□钟瑞华

也许是久居他乡的缘故,每年中秋佳节,那些关于中秋的记忆便一一浮现在眼前,如同藏在岁月深处的一坛老酒,愈来愈浓郁醇香。

中秋节那天下午,奶奶会把房屋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番,再把擦洗干净的小方桌早早摆在院子里,准备晚饭后赏月用,母亲则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着团圆晚餐。晚饭后,父亲像变魔法一样,从米缸里取出一筒圆月的月饼给全家人品尝。那时的月饼外包装是一层纸,月饼油透过薄薄的纸渗透出来,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迫不及待的我们忍不住用手指蹭了蹭那层油纸,再放到嘴里反复吮吸。一旁的母亲笑得满面春风,一边催促父亲赶紧把月饼分给大家,一边嗔怪道:“别急,别急,都有份,都有份,瞧你们这群‘馋猫!’”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,所以每年中秋节我都会比哥哥姐姐们多分得一块月饼。有一次我把多分的那块月饼,舍不得马上吃,便把它藏在妈妈的针线筐里,本想等到中秋节后再拿出来好好显摆一番。谁知那天晚上哥哥姐姐们竟趁我熟睡之际“偷”出来分着吃了,害得我哭了好一阵鼻子。

分罢月饼,皎洁的月亮已悬在夜空,邻居们都搬来桌子和凳子,大家围坐在一起,在院子里赏月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大人们摇着蒲扇谈论着谁家的团圆饭做得香,互相品尝着对方的月饼和水果,聊着家长里短,祝福着中秋快乐。此时,奶奶会用脸盆装好半盆干净的河水,再在水里放上一面镜子,然后把它端到院子里,叫上我们一起去虔诚地望着“月华”。童年的我并不知道“月华”是怎么形成的,只知道它很神秘神奇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“月华”其实是一种光学衍射现象,是月光经过折射进入水中,再由镜子反射,最后由水面折射而形成的彩色光环。

月亮洒着清辉轻轻抚着远处深睡着的树林,我和小伙伴们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,伴着繁星、月亮、晚风,一边陪奶奶等“月华”出现,一边听奶奶讲神话故事: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后羿射日、女娲补天、天狗食月……这些故事大多数凄美动人,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
待到夜色已深,我依偎在奶奶怀里,望着天上皎洁的圆月替嫦娥姐姐“担心”。嫦娥姐姐呀,你一个人住在清冷的月宫里一定很寂寞吧!吴刚哥哥呀,你长年累月不停地砍桂花树,一定累坏了吧!顽皮的小白兔呀,你是不是想来人间和我们一起捉迷藏呢?

岁月如歌,儿时的中秋节已成为一段遥远的回忆,但那温馨热闹的气氛;那其乐融融的场景,仍历历在目,恍若昨日。全家团圆便是福,每每想起那些欢乐团聚的日子,心里头总感觉暖暖的。”

深化文明城市创建
共建和谐美好家园

兴化日报 宣



兴化中秋习俗

□郭保康 潘仁奇

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。苏轼的这首《水调歌头》将人们相思及团圆的美好愿望和中秋佳节紧密联系在一起,万民传颂,千载不绝。每年此夕,中秋的朗月也把水乡照亮。

据明代嘉靖年间《胡志》中载:中秋,以瓜果、团圆饼拜月,会饮。说明至少在明朝时,兴化人就用以瓜果团圆饼供月,并举行团圆家宴。那时月饼(或烧饼)叫团圆饼,美满团圆的寓意非常明显。清咸丰年间《梁志》亦云:中秋,作月饼,陈菱藕拜月。

兴化人拜月光。拜月光就是祭拜月神,《礼记》载有“秋暮夕月”。中秋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后,人们便在院子里、阳台上、街头、河边、桥口等空旷处设案举家拜月光。桌上除了香烛,还摆满佳果和

饼食作为祭礼。一般有:月饼(明清时节以茶食店专门制作的苏式月饼和家制的粘烧饼,从大到小一个个叠成宝塔状);月光糕(一种圆形米糕,上面立有面塑的小白兔,眼睛用五味子种嵌人,插上一面镂空的三角彩旗,上面贴有一“月”字);风菱(有生的,煮熟的);河藕(称子孙藕。一般三节,上面要有完整的藕芽,以示子孙绵延);时令蔬果(如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和莲蓬、表达平安的苹果、希望遇好人的芋头籽、表示丰收的扁豆等);还有用洁净的杯子准备好的茶叶泡一杯清茶,名之曰“聪明茶”。

天地清明,桂花芬馥,八月的风又香又甜。皓月升空时,银烛高燃,鞭炮响鸣,全家对月当空祷拜。然后阖家分食月饼,让孩子喝“聪明茶”,希望喝了“聪明茶”的孩子会像月亮一样清

月亮的别称

□汪翔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月亮常常成了人类思想情感的载体,她的意蕴十分丰富,月亮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最常见的意象,这使得她拥有其他意象无法相比的众多的雅称,如玉兔、玄兔、太阳、素娥、冰轮、玉轮、玉蟾、桂魄、嫦娥、顾兔、嫦娥、玉弓、玉桂、玉盘、玉钩、玉镜、冰镜、广寒宫、嫦娥等。笔者试着对这些别称作粗浅归纳。

以外形称呼。冰鉴,冰轮。元稹《月三十韵》:“绛河冰鉴朗,黄道玉轮巍。”冰轮。苏轼《宿九仙山》:“夜半老僧呼客起,云峰缺处涌冰轮。”瑶轮。明代夏完淳《大哀赋》:“不意瑶轮无长炯之期,玉历有中屯之会。”丹轮。明代徐渭《月下梨花花》:“丹轮皓质两微茫,桂粟灵云吐黄。”玉盘。唐代李群玉《中秋云山看月》:“汗漫铺澄碧,朦朦吐玉盘。”冰盘。宋代高观国《齐天乐·中秋夜怀梅溪》:“晚云知有关山念,澄霄卷开清霁。素景中分,冰盘正溢,何啻婵娟千里。危栏静倚。”金盆。杨万里《携西夜觅罗季周》:“淡月轻云相映着,浅黄帕子裹金盆。”玉碗。韩愈《昼月》:“玉碗不磨着泥土,青天孔出白石补。”玉弓。明代杨慎《塞垣鹧鸪词》:“秦时明月玉弓悬,汉塞黄河锦带连。”

以光泽称呼。天镜。明代王世贞《月夜步西园积雪有述》:“冰鉴初世外,天镜忽林端。”金镜、宝镜。元稹《泛江骛月》:“远树悬金镜,深潭倒玉幢。”崔护《日五色赋》:“星藻绘于金轮,聚云霞于宝镜。”冰镜。元代杨载《夏夜对月》:“安得泛舟江海上,坐观冰镜落沧波。”碧华。李贺《古悠悠行》:“白景归西山,碧华上迢迢。”素魄。梁朝简文帝《京洛篇》:“夜轮悬素魄,朝光荡碧空。”冰团。宋代梅尧臣

点燃创业激情
放飞创业梦想

个有关系的。

那天下午,我们在三位文友的陪同下,去了四牌楼,去了兴化博物馆,当然少不了去郑板桥故居和刘熙载故居。

兴化真是了不起,扬州八怪就占了两个(郑板桥和李鱣),四大文学名著的作者占了一个(施耐庵),明代文学家、明代“后七子”之一宗臣,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任大椿,以及文艺评论家刘熙载等人。我们当年读文学概论,总是绕不开刘熙载《艺概》,凡是下功夫的古人,文章是不注水的,就像打开《艺概》,满纸都是启人心智的真知灼

春到兴化 人间四月天

□老 克

见。我以为兴化出了像王干、费振钟这样的评论家绝不是偶然的,同样出了像毕飞宇这样的作家也绝不是偶然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那我们在兴化文学馆,墙上挂的许多兴化文学名人我都熟悉。

二十年前,我曾来过兴化,当时迫不急待地去了郑板桥故居,对那个潮湿、清静的小院记忆犹新,记得天井里还有一个水缸,有种居家般的亲切。这次来发现故居规模扩大了,后面还多了一个园林,多了许多名家的碑刻。其实,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

多”,我们最在乎的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,它与规模、格局无关。

这次在兴化博物馆,见到那张“乳娘费氏背着幼小的郑板桥”的画很是感动。郑板桥三岁就不幸丧母,全靠乳娘费氏抚养长大。这位乳娘原是他祖母的侍婢,每日清晨,她都会背着板桥,到街上做小买卖,宁愿自己饿着肚子,也得先买个烧饼给孩子充饥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母性天然的流露。我相信这种人间的大爱,肯定对郑板桥的人品、文品、艺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,郑板桥无论为文、作画、做官都无可挑剔,与这

如今在这里的守陵人叫施杰,是位50多岁的施家后人。那天陪同的文广新局的同志打了电话后,他就骑着破旧的摩托车赶了过来。墓园里很有古意,墓地四面环水,墓前立“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”石碑。东南有施耐庵文物陈列室,陈列有施氏家世表、与施耐庵及其后裔有关的各类文物以及《水浒传》的各种版本资料。园内还有赵朴初“重修施耐庵墓记”碑刻。

那天,我们几位文友都用跪拜的形式,向施耐庵先生致意,也许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我们心中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热爱。

墓园里面的一片柿子树,枝枝桠桠伸向天空,很萧瑟。墓园里还有一座古桥,背景是一片迷蒙的桃红柳绿,远远看去,真是有江南四月天的感觉。

(作者简介:老克,高邮人,现居南京,资深编辑、作家。)

界河帆影

□驰 父

如果,以水乡的界河南岸这个村落——弥陀寺作起点,沿界河,走水路,向西六十华里是昭阳城,向东四十华里是台城。界河像一根扁担,将两座古老的县城挑在两头,由此可见当年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,界河所承担的重要使命。

水网密布的界河边土地,因水而生了各色的特产,这界河也是不会少的。水清冽干净,喜欢这干净的河鲜蚬子与蛭贝,生了满河。常在那夏季下水摸来烹食,喝汤食肉,鲜美异常。也有那渔人不分四季,捕来置于集市贩卖,成为职业,养了家小。

界河两岸的村庄,因河的分隔,是有了些语言与风俗上的细微差异的,这在外人看来是无法分辨,非要土生土长界河边的人才能察觉这细微的不同。比如这河南与河北村落刚娶回的新娘,听了口音里稍有的差别,便能说出这新人娘家的大概方位来了,而这绝对须是这土生土长的乡里人。另外,这河北元宵的日子是正月十六,而南岸却是定在十五,这里还能讲出许多的传说与故事,这河两岸的人都能讲出一二,但版本却是各不相同。

我后来明白,这些差别,正是这界河产生的原因。这河北与河南原先是两县的分界,河北属昭阳,河南则属台城,只是日后区域重新规划,这河的南北都归了昭阳,而界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,未曾改变。

界河当年应是算宽阔的大河,两岸因防洪需求,修了高高的圩堤,堤上植着高大的树木,看上去绵延着,甚是壮观与美丽。因属于交通水路,河道很深的,两边河岸陡峭,沿河岸的亘古小道,蜿蜒着伸向远方,天际线,大概长年因纤夫的行走,总是光滑清静。

界河与水乡的许多重要的水道运河相通交织,往南沿水路百里有长达江,过江后是富庶的江南,是人向往的地界。西

脚蹬着小道,艰难前行,哼起响亮的船工号子,几条船,几班人,号子声响彻天空,洒了一河。

水乡人出行非船不可,平常人家备有称作鸭溜子的小木船,赶个亲戚或去小镇的集市,便自己撑了去,一根小竹篙,可将小船在靠岸的浅水处撑的飞快,如蜻蜓点水般地飘过河面,一转眼便到了远处。讲究的人家,是要去租那称为车船的小舟的,花上块儿八毛,可开个十里八里。此舟一头用木头制作成封闭的小舱,有舱门与小窗,坐上三四人应是宽敞,船家用双浆划来,舱内备了暖瓶与茶水,坐于舱内,任由船儿慢行,清波荡漾,从窗里赏着岸边慢移的景致,饮着清香的茶,倒也惬意起来,没了旅程的烦恼。

界河流经我的村庄,形成了一处凹沟,是一天然泊船良地,加之地名显著,那常年行驶于界河上的船儿,老大常讲,船行得更顺更快,而掌舵的人,常是用那大橻来代替舵,双手抱紧,不住两边摇摆,让这船儿沿水道行去,不会偏了方向,此为顺风行船。当逆风时,船夫便小了船帆,架上大橻,两人单着衣衫,使劲摇着,橻声吱呀地唱开去,船儿向前窜行着。有那逆风的行船,把那纤绳系于那落帆的桅杆,长长的纤绳通向河岸,拉纤的人胸前横着竹制的纤杆,两头系绳,形成三角,三角的一头有木制的钩子,勾住纤绳,根据船的大小,二三人一组,沿河岸前倾着身子,



上个周末,我们去兴化参加油菜花节。我的一个同事是兴化人,一路上不断介绍兴化的风土人情。车到了兴化,感觉很舒服,所有的气息都是熟悉的。我是高邮人,兴化与高邮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,因而眼前的田野,小河、树木,以及大片大片的油菜花,令我都觉得很亲切,真有回到故乡的感觉。

在车上,我对北京的朋友说,当年里下河地区的小姑娘回娘家,都要打阳伞——其实不是挡太阳,而是挡那些路边踩水车的男人(这些男人是半裸或全裸的)。朋友立刻脱口而出:这就像是舞台上的场景啊。是的,劳动产生的美,男人的健美,女人的羞涩之美,和谐地表达在一个画面上,真是很美。

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小学校度过的,也算是与乡村有着亲密的联系。记得童年许多个夏季的夜晚,我从梦中醒来,经常听到远处那些或远或近的水车号子的锣声和歌声传过来,人世间的愁苦和人性的欢欣都可以在那些歌声中感受到!如果说我现在的文字还有些敏感、温情的东西,肯定跟这



界河帆影

□驰 父

如果,以水乡的界河南岸这个村落——弥陀寺作起点,沿界河,走水路,向西六十华里是昭阳城,向东四十华里是台城。界河像一根扁担,将两座古老的县城挑在两头,由此可见当年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,界河所承担的重要使命。

水网密布的界河边土地,因水而生了各色的特产,这界河也是不会少的。水清冽干净,喜欢这干净的河鲜蚬子与蛭贝,生了满河。常在那夏季下水摸来烹食,喝汤食肉,鲜美异常。也有那渔人不分四季,捕来置于集市贩卖,成为职业,养了家小。

界河两岸的村庄,因河的分隔,是有了些语言与风俗上的细微差异的,这在外人看来是无法分辨,非要土生土长界河边的人才能察觉这细微的不同。比如这河南与河北村落刚娶回的新娘,听了口音里稍有的差别,便能说出这新人娘家的大概方位来了,而这绝对须是这土生土长的乡里人。另外,这河北元宵的日子是正月十六,而南岸却是定在十五,这里还能讲出许多的传说与故事,这河两岸的人都能讲出一二,但版本却是各不相同。

我后来明白,这些差别,正是这界河产生的原因。这河北与河南原先是两县的分界,河北属昭阳,河南则属台城,只是日后区域重新规划,这河的南北都归了昭阳,而界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,未曾改变。

界河当年应是算宽阔的大河,两岸因防洪需求,修了高高的圩堤,堤上植着高大的树木,看上去绵延着,甚是壮观与美丽。因属于交通水路,河道很深的,两边河岸陡峭,沿河岸的亘古小道,蜿蜒着伸向远方,天际线,大概长年因纤夫的行走,总是光滑清静。

界河与水乡的许多重要的水道运河相通交织,往南沿水路百里有长达江,过江后是富庶的江南,是人向往的地界。西

